

30年后,“铁姑娘”们深山寻梦

“我们回来啦!”38名昔日的女钻机队队员站在当年工作过的钻机场上,兴奋地高声呼喊。10月19日上午,一群平均年龄将近50岁的阿姨们聚在一起,在浙东某山区中,寻找着青春的足迹。当她们在草丛中找到一块当年的岩芯时,话匣子一下被打开了,她们怀着激动和自豪的心情,讲起了当年的故事。

40年前,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诞生了全国第一支“铁姑娘战斗队”。之后,妇女专业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。1975年,核工业部华东地勘局二六九大队成立了三八钻机队,这是当时浙江省第一支女子勘探队,随后,她们走遍省内的群山峻岭,开始了她们的勘探生涯;直至1985年,女子三八钻机队建制撤销,队员们先后回到金华的基地,走上新的工作岗位。这次重逢,是她们数代三八钻机队队员30年后首次聚会。

►重回深山,再“疯狂”一把

宣风珍:我们是最苦 的三八钻机队队员

这位被队友们称为“元老”的老大姐,是当年三八钻机队的第一批工人,原381班班长。

“1975年,我才20岁,到大队报到后,和其他34个队友马上就投入到了勘探工作第一线。”宣阿姨说,这支队伍里的姑娘们来自五湖四海,当时年龄最大的22岁,最小的才16岁。

她说,自己参加工作,最先去的是浙南某山区。到了工区的营地后,队里派了一个男队员教她们钻井操作、工作记录和安全守则。宣阿姨说,这个工作情况的记录非常重要,每天她们打了多少米,打到了什么岩芯,都要做好记录,同时在岩芯上写好编号,装入专用的岩芯箱,随后运往山下,交给技术人员化验。

宣阿姨说,第一批队员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是最差的。上山没有路,每个人都扛着上百斤的钻头,在树林里硬生生地走出一条

路;工区没有电,大家点着蜡烛看书、写信,当时还有队员因为天黑上厕所时不慎掉进粪坑。一开始很多人都不适应,总想着换个岗位,不过时间久了,大家都咬牙挺过来了,一干就是五六个年头。

谢玉兰:每个队员都是从哭鼻子开始的

1979年加入三八钻机队382班的她,当年进队才17岁。和很多新队员一样,看到领导分派的任务,“哇”地一下就哭了。“那可是5根大管子啊,每根起码有100多斤重。”谢阿姨说,当时自己个子小,看到那么大的管子要独立扛上山,人都愣住了。新队员们哭了半晌,希望有人给她们一些特殊照顾,不过后来发现这根本无济于事,最后就跟着老大姐们,一趟趟地从山下往山上扛,“后来躺在床上,感觉都没知觉了”。

“那时候三班倒,我们刚开始上夜班的时候,都是硬着头皮走夜路的,哭得再大声也得去山上。”谢



阿姨说,山里白天都看不到几个人影,晚上就更别提了。当时她们三个人一个小组,每次晚上去接班,她总想着要走在中间,给自己壮胆。

说起夜班,谢阿姨说了一件趣事。因为她们的工作地点都是在山里,所以冬天特别冷,大家去山上接班前,都会准备好厚厚的棉衣,实在冻得受不了,就在钻机场上点一堆火,三个人围着火堆取暖,不过每次都是烤了胸前,背后冰凉,转过身来,背后还没烤热,前面又凉了,又得转过来。

胡建华:探矿的生活也很精彩

胡阿姨和谢玉兰一样,同一年进队,而且也进了382班,这个当初大家公认为“队花”的胡阿姨是这次活动的发起者,她说,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艰苦,但是,留给大家的记忆是足以用一生来回味的。

戴着绿色军帽,穿着时髦T恤和迷彩裤的胡阿姨看起来很年轻,说起话来也是活力四射,一点都不像

快50岁的人。她说,在山里的日子很清苦,但是当年那群小姑娘都很单纯,闲下来就在工区的一个小图书室里看看书,打几把扑克。好动的她,组织了一些人参加大队的舞蹈比赛,还搞了不少其他文娱节目,给大家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“现在很多年轻人上网玩偷菜游戏,我们那时候就玩了。”走过半山腰那间当年看山老大爷住的小屋子时,胡阿姨她们说起了当年的趣事,“老大爷的屋旁有片地,种了花生、番薯什么的,我们有时偷偷摸摸去地里,顺着藤挖出花生、番薯,然后把土埋回去,等后来老大爷翻土收获的时候,地里很多东西早被我们偷吃了。”不过胡阿姨说,大家当时也不会做菜,工区食堂的伙食也不错,偷菜纯粹是因为好玩,事后她们也跟老大爷说过,老人笑了笑就作罢了。

……
从山脚下到钻机场旧址大约有5公里的路程,记者跟着她们走了近1个小时,她们每个人都能看着一草一木,讲出她们当年的故

事。她们感慨着岁月的无情,当初,她们穿越丛林,爬上钻机场,最快的只要30分钟,如今没走多远,却已有人开始气喘吁吁。看到那些羊肠小道,她们说,冬天积雪厚,路结冰,她们就用饭盒盖子扣在地上,自己坐在上面滑下来,但凡人因此摔跟头,总能带给大家一些笑声。

她们曾经把自己这些点滴告诉身边的80后和90后,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在怀疑她们所述事实的同时,还纳闷为什么她们会选择这样的生活。“我们的子女走得太顺了,他们无法想象我们当初工作的艰辛,无法理解我们的选择,更无法体会到生命的可贵。”女子三八钻机队的很多队员在提及此事时,都感到有些失落。她们觉得,应该有人站出来,为“80后”的父辈这一代,做一些盘点和记录,让更多人了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在今后的日子里,一定要携手重走当年自己奋斗过的那些山头,直到她们老得再也走不动为止。

记者手记

作为“80后”,这些故事曾经在家里的上一辈人口中听过一些,当真正接触到这段历史的时候,我被深深地震撼了。我无法想象,一群花季少女在深山中披荆斩棘、肩扛重物翻山越岭的景象;也无法想象在电闪雷鸣的黑夜中,三个姑娘行走在空无一人的大山中是何等恐怖;更无法想象面对数吨重的钻机,两个女孩是怎么拉动那根绷紧的手杆。这些阿姨说,是一种信念支持着她们打出了一口又一口千米深井,挖出了一块又一块美丽的岩芯。她们把美好的青春,献给了大山,献给了祖国的核工业。她们是最可爱也是最可敬的女人。综合

女子利用亲情友情诈骗600万元

一眼看去,她是个温柔和藹的女人。但她却以做生意付高利息、开矿分红等为由四处借贷。短短几年,她诈骗金额近600万元,40余名亲朋好友掉入陷阱,如今,400万元资金不知去向。



►吴倩(资料图片)

离奇离婚 近400万元骗款不知去向

吴倩,1962年出生,小学毕业,一名普通的营业员。其丈夫在黄石某局上班,是一名临时工,月收入1500元。吴倩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900元。按照她的说法,每月给在武汉某大学读书的儿子1000元的生活费,自家每月生活费600元,全部收入最后所剩无几。

吴倩自首当天,警方找到吴倩位于地质里的家中——很旧的一间房子,一室一厅。其家中几乎所有的银行卡都成了空卡,家里还放着份离婚

协议书。巧合的是,这份离婚协议书的生效时间正是其自首的当天。

协议书里所写的离婚理由是,因性格及其它原因,双方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。里面就财产及子女抚养等问题达成了协议:儿子归男方抚养;家具电器归男方,婚后无共同存款;房产归男方所有;各人债务各自偿还。

伸出“贼手” 目标瞄准最好朋友

亲情和友情是人间最美好的感情,但这个仅读过小学的女人,却在这份美好的情感中“找”到了敛财之道。

2005年11月的一天,一脸笑容的吴倩找到她的好朋友王义(化名)。“王姐姐,我有条很好的生财之道。”王义抬头,看见吴倩脸上荡漾着融融暖意,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。“我有位哥们,叫周部(化名),现在浙江开矿,他的妻子是黄石很有实力的老板,你认识的,你想投资入股吗?很来钱的。”吴倩对王义说。

2005年12月4日,王义借给吴倩2.5万元。2006年11月4日,王义收到1.5万元的分红。“这真是暴利!”仅靠普通劳动为生的王义看到了希望。随后,吴倩又趁火打铁,“给你4分的利息,你再投些股进去好不好?”2007年,王义又投入3万元;2008年11月,追加3万元。2008年12月,吴倩又以做骨灰盒生意为由,让王义再次参股分红,王义又投了5.7万元……今年8月,吴倩又用5分利息作诱饵,又套走王义6万元。至此,王义总计被骗71.5万元,吴倩已还本和利息的钱除外,至今仍差王义54万余元。

怎么想到以做矿生意为由去

骗王义?吴倩解释,“因为看到很多做矿生意的人都赚了钱,所以才想用这个理由去骗她。”

邻居成“托儿” 冒充“矿老板”充当帮手

这里不能不提及另一个人,他叫张华(化名),一位看上去有点憨的中年男子,是吴倩的邻居。1986年搬至吴倩家对门。

一天,吴倩找到张华,“张哥,我有位叫周部的朋友在浙江开矿,你想入股吗?”仅靠做零活为生的张华当即摇头,“我很穷,哪有余钱投资。”又过了些日子,吴倩再次找到张华,“张哥,有两位老板,一位叫王义,另一位姓周,她们总是追问周部的矿开得怎么样,你就冒充周部给她们回个话好吧?”吴倩买了张不用身份证登记的手机卡,让张华用此卡给王义她们通话。与此同时,她还将自己手机里张华的名字改成“周总”。

于是,张华按照吴倩的要求与王义通话了,“我们这里的矿生意很好,钱缓一步再给。”听到“周部”的声音,王义心里终于踏实了。之后,张华不时与王义通话,而每次打完电话,张华就会得到吴倩的200元或300元小费。

“难道你就不知道吴倩在骗钱?”警方向张华。张华急得要哭了,“我感觉她好像在骗钱,因为王义她们提到过几十万元借款的事,但我想只要她能还钱就行了。”张华非常沮丧,他说他做梦没想到,他的行为竟是助纣为虐。

高额利息 吴倩行骗的最初噱头

在交代中,吴倩一再声称所有

借款都打了借条。但因为没做账,所还利息难以记清。

的确令人难以置信,仅凭一张借条,王义等亲朋好友就敢把大笔大笔的钱交给吴倩。在黄石港区公安分局刑侦一中队,记者还看到一本普通收据,收据里甚至没有任何单位的公章。其中一页是送货单,上面这样写着:送货单位,殡(错写成夕)仪馆集团。骨灰盒23个,单价3260元,共计74980元。

就是这种任何人都可以造假的手写收货单,竟骗倒了吴倩的许多亲戚朋友。在刑警们查出的厚厚一叠材料中,吴倩欺骗的理由简单又可笑:保衣服高息、供电局劳保用品高息、美尔雅资金周转高息、骨灰盒高息……

高息,这是多么诱人的噱头。吴倩给这些借款人的承诺,起点基本是3分利息以上,有的甚至高达5分利息。据吴倩说,她是从2001年开始行骗的。她将从B君那里骗来的钱去付A君的利息,又想心思从C君那里再骗……如此拆东墙补西墙,吴倩因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王义最初也尝到了高息的甜头。2.5万元的借款,不到一年时间就得到了1.5万元的高息。

亲情和欲望 蒙住众多人的眼睛

吴倩主动投案自首,难道是良心发现?按警方的说法,可能是她心里有一种害怕。

长期在骗局中生活,长期需要第三者张华帮助圆场。或者吴倩自己都找不到真实与谎言的区别了。她的胆子越来越大,那张用来欺骗王义等人的手机卡费用已用完,吴

倩毫不掩饰地就将这张卡公开扔掉。恰巧,这张卡被王义捡到。

王义一查,发现这个长期与她通话的“周总”的手机号码竟在黄石。于是,她又想办法找到吴倩所说的“那位很有实力的女老板”丈夫的电话。拨通一听,她当时惊呆了,因为声音完全不同。

今年11月5日上午,又有两位受骗者找到黄石港区公安分局刑侦一中队。其中一人恨不得扇自己耳光,“其实细想,吴倩在很多方面都有破绽,可我当时就是被那么高的利息蒙住了眼……”

上当受骗的人数越来越多。这几天,黄石港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元喜天天都在翻阅吴倩的案卷,厚厚一摞,仍在不断增加。

“那么多人,而且大多对吴倩知根知底,为什么就能这么轻易地上当?”记者问他。刘元喜叹了口气,心情沉重地说,“正是因为这份亲情,才蒙住了很多人的眼。当然,‘信任’的理由还有很多,如吴倩有一份正当的工作,她原来做过生意,其爱人给某局长开车,家里关系很多……”

据警方调查,吴倩的丈夫并没拿到吴倩任何款项。他之所以“失踪”,是因为害怕受骗人的追讨。

记者在吴倩的一份口供中看到,她甚至拿儿子发誓,自己所说的情况属实。这么说,儿子在她的心中分量很重?遗憾的是她的儿子今年已大学毕业,现在也不知在何处。如果获知母亲骗得如此巨款,这位毕业于武汉某重点大学的学子还能安心寻找工作?

近400万元巨款的“失踪”,就像一个谜。而这个谜团的后面,又有多少家庭会因此倾家荡产?综合